《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41 卷第 1 期 頁 38-42

川合安教授訪談錄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Kawai Yasushi

時 堅（Shi Jian）*

一、前 言

川合安教授，1976 年 4 月至 1987 年 3 月在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文學研究科學習東洋史，從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研究。博士後期課程學分修滿之後，曾相繼在弘前大學、北海道大學任教，2001 年 10 月回到母校東北大學文學部工作，2003 年升任教授至今。此外，川合教授曾兼任東洋文庫客員研究員、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幹事、唐代史研究會幹事，現兼任東洋史研究會評議員、中國文史哲研究會常任編輯顧問、三國志學會理事、東北史學會會長、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川合教授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貴族制、制度史等方面耕耘多年，發表相關論文數十篇。2014 年 5 月將有關南朝貴族制的研究成果集結成博士論文《南朝貴族制研究》，以此獲得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以同名專著在日本出版（汲古書院，2015）。

川合安老師為筆者授業恩師，本次訪談就川合老師的求學歷程、研究領域、教書與未來計劃等方面展開。

二、求學歷程

問：請問您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開始對中國的相關事情感興趣的呢？與您的家庭環境有關係嗎？

答：應該與我的家庭環境關係不大吧。我的父親是農業短期大學的一名教師，就是培養從事農業活動人士的學校，而母親則是一位全職太太。初中的時候，在新聞上看見中國發射了自己的人造衛星，於是就漸漸地關注中國了。再之後，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田中角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那段時期在新聞上有非常多關於中國的報導。就在那時，對中國產生了興趣。

問：川合老師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漢文的呢？然後決定在大學裡學習東洋史？

答：我在初中時就已經開始接觸簡單的漢文了，但真正學習漢文是在高中時期。在我上高中時，學校有學

川合安教授

* 作者現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員。

習古典文章的課程，這個課程包括日本的古文和中國的漢文，比如像日本的《源氏物語》、中國的《論語》這些經典，我們都要學習。這個課程分別由兩位老師來教授。當時教我的老師並不是中國史專業，而是中國哲學。那時候的漢文課是一週兩次，每次 50 分鐘。

剛才說過，進入大學之前我就已經對中國的事情非常感興趣，所以對學習東洋史自然也是很有熱情的。但我在大一剛入學的時候並沒有打算選擇東洋史專業，而是考古學。在我入學那時，文學部是按照大類招生的，大一、大二不分專業，大三才被分到各個專業研究室進行專業學習，這和現在的東北大學制度不一樣，現在是大二的時候就開始分專業了。大一的時候我選了伊藤德男老師的課，伊藤老師的專業雖然是中國古代史，但當時開的課程是講授中國近現代史，主要關於中國共產黨史，我聽了之後覺得非常有意思。此外，我上大一那年是 1976 年，大家都知道那年在中國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這在日本也受到了極大關注。所以這些事件又再度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興趣，最後選擇了東洋史專業。

問：前些年剛剛仙逝的安田二郎教授也是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家，同時也是您的老師，請問您最後選擇了魏晉南北朝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安田老師有關嗎？此外，還有哪些研究者對您的研究影響比較大呢？

答：這跟安田老師沒有一點兒關係。安田老師來東北大學任教的時候，我已經大三了，而我在大二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了，所以當我聽說安田老師要來東洋史任教的消息時非常高興。之所以對這段時期感興趣，其實與我的出身地有關。我是在日本宮城縣名取市出生長大的，就是仙台（東北大學所在地）市區通往機場方向上的一個小鎮，那裡可以看到很多古墳，我對這些古墳很感興趣。誇張點說，我就是一邊看著這些古墳一邊長大的。而日本的古墳時代就相當於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所以我選擇了魏晉南北朝史。

川勝義雄老師、谷川道雄老師、中村圭爾老師都對我的學習、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川勝老師的書，是我最開始閱讀的，覺得非常有意思，受到很大啟發。另外，岡崎文夫老師的文章比較難，剛開始的時候完全不懂他在說什麼，但之後逐漸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研究者。還有嚴耕望、唐長孺也是我非常敬佩的學者，我記得大學四年級的時候買到唐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這本書是 1955 年出版的，我買的是 1979 年的再版，在東方書店買的，很便宜。

不過我補充一下，雖然我選擇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與安田老師沒有關係，但我之所以能回到東北大學任教，卻和安田老師有很大的關係。我是 2001 年 10 月來到東北大學，之前在北海道大學任教。2000 年年底，安田老師給我打電話，讓我第二年回東北大學工作。但這邀請太過突然，如果立刻辭掉北海道大學的工作，會給學校帶來很多麻煩，所以只能第二年的 10 月回來。要是能夠早一點打電話，4 月份就可以回來了。

三、研究領域

問：眾所周知，從內藤湖南到川合教授您，日本學界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關於貴族制的優秀研究，但現在比較年輕的研究者似乎不太關心貴族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如果繼續深化研究貴族制這一課題，是否還存在可以深入討論的空間呢？

答：確實如你所說，現在的年輕學者並不是很關心貴族制，已經很少有人會把它當成一個重要問題去討論，可能是太難，大家都不想碰了吧。你也提到了貴族制的研究成果豐富，這正是研究困難的原因之一。這些非常多的先行研究觀點各異，思考方式也不一樣，如果要整理、吸收這些研究成果是需要下很大工夫的，因此在研究的前期階段就可能消耗大量的時間。話雖如此，我覺得貴族制還是可以有進一步的討論空間，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南朝和北朝的貴族制不一樣，但具體哪裡不一樣，一些細節的部分還是能夠繼續分析、探討的。另外，我覺得研究視角也非常重要，與其繼續深化討論前輩學者已經提出的問題，不如試著換一個新的視角，用一些我們這代人考慮不到的角度，去重新看待這一課題。

問：魏晉南北朝的貴族是指什麼樣的群體呢？在中

國學術界的脈絡下，通常會使用士族、門閥這樣的詞彙，他們與貴族指的是同一類人嗎？

答：我覺得貴族就是士族、門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什麼是貴族，在我看來，就是那些為了成為官僚而掌握學問的人。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後世所理解的那種學校和學校教育。雖然在形式上存在太學，但太學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學校。因此，學習場所主要還是在自己的家裡。比如說，自己的父親想成為官僚而努力地學習，親戚中也有很多努力學習從而掌握學問的人，這樣逐漸地形成了掌握學問的家族。此外，當時的書籍幾乎都是抄本，並不是一般人能夠輕易買得到的東西，這些書基本上都在貴族的家裡。久而久之，這樣的官僚家族就逐漸地固定下來，成為了一個階級，就是貴族階級。再簡單點說，他們就是一群壟斷學問的群體。而且不同貴族的家庭受到的教育也各式各樣，漸漸地形成了獨特的教育傳統，家族成員也對本家族的教育產生了一定的自豪感。當然也有出身貧寒通過努力學習而活躍在政界的人，就是所謂的寒門。但是學問還是被這些貴族所壟斷。就算這些寒門進入到政界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也是會被貴族排擠，比如不能和貴族坐在一起之類的。

日本學術界不用士族稱呼他們，是因為一提到士族，就會容易讓人聯想到江戶時代的武士，所以不怎麼使用。當初內藤湖南覺得這些人與日本的貴族、歐洲中世的貴族有可以比較的地方，所以使用了貴族這一稱呼。內藤湖南對當時中國的共和制抱有很大興趣，他不覺得中國一直都是皇帝專制，也存在過皇帝力量相對薄弱而貴族力量強盛的時期，因此當時中國可以很順利地從帝制走向共和。雖然我們知道後來有了袁世凱的復辟，讓往共和制的轉向看起來並不是很順利。但無論如何，內藤湖南對中華民國的共和制是充滿期待的。

問：六朝隋唐時期通常被看作貴族制時代，而這段時期存在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這些王朝的更替普遍採用禪讓的形式，可以說禪讓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顯著特徵。那麼禪讓和貴族制之間是否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答：禪讓和貴族制是有很大關係的。禪讓可以說是儀禮的一種，皇帝需要通過儀式、儀禮來展示自己的權威，而貴族能夠參加這些儀式就等同於新王朝得到了貴族的支持，這樣將會大大增加皇帝自身的權威。當時的情況是，僅僅依靠武力改朝換代是極其不穩定的，因此必須要加強新王朝的權威性，所以那個時期政權更替基本都採用了禪讓的方式。不過，要是存在沒有通過禪讓而失敗的例子提供給我們討論的話，那就會非常有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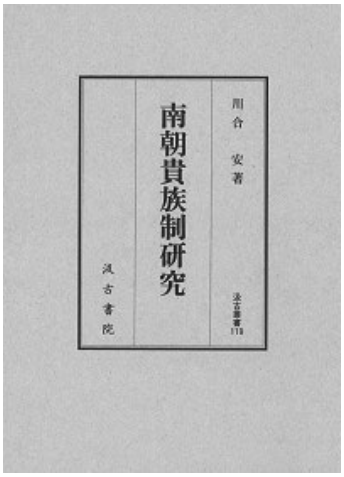
問：另外，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許多日本比較經典的中國史方面的專業書籍，有很多中國大陸學生對日本的京都學派、東京學派之間的論爭非常感興趣。不知道川合老師對這些論爭怎麼看待呢？還有這兩個所謂的學派，在研究方法上有什麼不同呢？

答：我覺得讀那些屬於京都學派的老師的論文比較有意思，東京學派的文章感覺較平凡。這肯定是受到了我自己老師的影響，因為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對東北大學的東洋史影響非常大，除了第一代岡崎文夫老師是京大出身外，歷任教師中很多人都是京大出身。不過，現在這兩個學派似乎已經沒有很明顯的區別了。關於時代區分論在 70 年代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話題，80 年代之後討論的就比較少了。比如 1972 年出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就按照東京的時代區分論把歷史時期分成古代、中世、近代三個時段，但到了 70 年代末出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就沒有時代區分了，只是簡單地按照幾世紀到幾世紀這樣沒有爭議的時間順序排列。

就我熟悉的魏晉南北朝領域而言，感覺東大從事制度史研究的學者比較多，而京大在討論制度史的同時，還會涉及政治史、社會史等很多方面。在認真梳理、分析史料這種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京大出身的學者一般研究視野都比較廣闊，論文內容涉及的範圍也比較多樣化。而東大出身的很多學者，一般會就一個問題展開非常縝密的考證。比如窪添慶文老師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論證極其周密，絕不輕易冒險。雖然看了非常多的史料，但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卻非常謹慎，只提出證據充分、有十足把握的主張。而京大出身的學者可能就算沒有史料或比較少的史料也敢於提出一些大膽的觀點。比如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但也會直接發表出來。還有川勝老師也是，發表了很多沒有基於史料的觀點。當

然京大、東大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而且從事其他時代的研究者我也不是很清楚。

問：接下來，想請教一些關於川合老師大作《南朝貴族制研究》的一些問題。老師在第一章、第二章分別整理了六朝隋唐的貴族政治、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相關的先行研究，其梳理之細緻、評價之全面，令想學習魏晉南北朝史的後生晚輩受益匪淺。川合老師可否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像越智重明、川勝義雄等研究貴族制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們的研究特點？川合老師的研究又有哪些方面與他們不同呢？



川合安教授著作

答：越智重明老師在分析南朝門第構造時，提出了「族門制」的觀點，受其觀點影響，南朝貴族家格的固化也成為了一般說法。中村圭爾老師則始終堅持在官僚人事制度中的壬子制原理，認為家格並不是絕對、唯一的任官標準。另外，越智老師比較強調從皇帝權力主導下形成的貴族制視角去展開研究，中村老師則注意到了存在政治上、社會上兩種士庶區分。其實越智、中村兩位都是從官僚制度的角度去展開南朝貴族研究，但我認為後者研究要比前者更為細緻。川勝義雄老師注意到了在地方具有名望的豪族與在中央擔任官職的貴族之間的連續性，而就具體研究南朝貴族制的角度而言，從貴族階層的衰退角度分析了南朝貴族制，所說的衰退是指貴族首先失去了軍事權力，接著在經濟方面也日漸式微。安田二郎老師認為，南朝門閥貴族階層發生了固化傾向，他們失去了學問方面的能力與德性，而寒門的貴族則在當時崛起。此外，門閥貴族階層中，也有人試圖恢復以往的學問能力與德性，做出了一些改革。簡言之，安田老師是從貴族階層內部的發展動向去觀察貴族制。而我的觀察、分析都是建立在前人精彩研究的基礎上而展開，對以往觀點進行了一些修正。很多學者都認為南朝貴族身份呈現出了固化傾向，一直以來用貴族身份固化來形容當時的社會特徵，而我覺得這樣的說法未必準確，並非他們所強調的那般固化，當時的社會其實是具有一定流動性的。

問：說到流動性，川合老師在書中分析了南朝的政治社會形態，認為寒門階層的崛起引起了社會的流動性與政治的不穩定，而這正是南朝貴族制的最大特徵。「流動性」與「不穩定」這兩個關鍵詞在書中多次提及，可以為我們再具體解釋一下嗎？

答：東晉的皇帝幾乎沒有軍事權力，軍隊的指揮權掌握在貴族手裡。這種情況在劉裕建立的新王朝中發生了變化，劉宋皇族掌握了軍事權力。然而，皇帝權力雖然得到強化，但是由於皇族內部的爭權也導致了皇位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劉宋政權中雖然存在東晉以來的各種名門，但也有很多與劉裕一族通婚的寒門層活躍其中，社會的流動性因此提高。南朝寒門層的崛起，除了有江南地域經濟發展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朝皇帝與皇族為了鞏固、強化自身權力而起用了很多寒門階層中有才能的人。沈約在《宋書》中以皇帝、寒門對門閥貴族的政治構造來解釋當時政局不穩定的原因，我認為這樣的方式很難準確把握當時的實際情況，應當把皇帝權力與由貴族、寒門出身的官僚階層看作成一個整體，皇帝權力的不穩定與官僚黨爭的相互作用才是導致政局不穩定的原因所在。要言之，就南朝初期的政治結構而言，並不存在絕對強大的皇權，也不存在壟斷高級官位的貴族，同時也沒有貴族對寒門這樣明確的階級對立。因此，在南朝政治鬥爭中黨派的形成，並不是源於門閥貴族對寒門這樣的階級性對抗，而主要源於婚姻關係，或者門生故吏。

此外，我雖然在書中多次強調流動性與不穩定性，只是想喚起大家的注意，反思對南朝貴族制認識的固有

印象。在南朝社會，不存在族門制那樣的家格，也很難看出貴族階層的固定化、細分化。我在考察了南朝官僚起家年齡的情況之後，認為父親或祖父的官職是決定起家條件的最大因素，親族官職、婚姻關係、本人才能等等都是次要因素。因此，在這種角度下，雖然把南朝稱作貴族制社會是比較合適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南朝社會是具有穩定性、固定性的。

四、教學與未來計畫

問：眾所周知，日本東洋史研究對學生的培養上非常注重精讀史料，請問川合老師的課程中使用哪些史料作為精讀文本呢？

答：我現在的幾門閱讀史料課分別使用的是《三國志》、《資治通鑑》、《晉書》、《宋書》。一年級的「人文社會序論」上課讀的是《三國志》，剛才我說過，文學部的新生是按照文科大類進來的，剛開始時不分專業，要到二年級才開始學生、老師的雙向選擇。「人文社會序論」就是文學部 20 多個專業各派一個老師，來跟學生介紹本專業都學些什麼，怎麼學習做研究的一門課。因為三國的歷史非常有意思，很多日本學生對這一時期的事件、人物也都耳熟能詳，為了能讓更多學生選擇到東洋史來學習，所以我選擇了《三國志》。學生選擇好專業之後，本科二年級就要進入專業課學習的階段，我就領他們閱讀《資治通鑑》隋紀的部分，因為隋唐時期大量的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對日本學生來說，也是一個非常熟悉的時代。三年級的課程難度就稍微提高了一點，開始閱讀沒有標點的《晉書》。然後研究生的課程我選擇了更加困難的《宋書》禮志部分，我希望能讓學生了解更多時代的事情。

此外，安田老師 1978 年來東北大學，到 2003 年 3 月退休一直講授《宋書》列傳的部分。這是一門給本科生開的課，雖然也有很多研究生參加，但拿不到學分。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也一直參加安田老師的《宋書》課程。

問：近年從中國大陸到日本學習東洋史的留學生越來越多，在專業培養上，培養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有什麼不同呢？對有計劃來日本攻讀東洋史專業的中國學生有什麼建議嗎？

答：除了語言之外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差別。留學生的話，現代日語是要面臨的一個問題，而日本學生要能夠順暢地閱讀史料，要教會他們訓讀。漢文畢竟是中國人自己的語言文字，所以中國留學生一般粗略地看一下，大致就能掌握其中的意思。以前對中國感興趣的日本學生非常多，有很多人學習東洋史，但最近幾年的學生就非常少了，反而中國留學生多了起來，其中也有一些人要攻讀博士學位。我覺得相比於碩士課程的學習，攻讀博士學位是非常辛苦的，希望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問：川合老師在 2015 年出版了專著《南朝貴族制研究》，請問未來還有什麼樣的研究計畫嗎？

答：《南朝貴族制研究》這本書裡沒有收錄關於沈約、《宋書》的一些論文，未來打算把這些論文好好整理一下，出版成書。還有一個計劃是做一些關於東北大學東洋史第一代老師岡崎文夫的研究，主要是打算探討一下岡崎老師那個時代的東洋史研究情況。岡崎老師活躍的時期大概是 20 世紀 30、40 年代，那個時期像仙台這邊還有曾我部靜雄、濱口重國老師，京都大學有宮崎市定、東京大學有和田清等教授。我對那個時期日本的研究情況非常感興趣。另外，岡崎老師的研究筆記全部捐贈給了東北大學，我以前在北海道大學任職的時候，就整理出版了岡崎文夫的《隋唐帝國五代史》。順便一提，岡崎老師的字很獨特，不過還是可以讀得懂的。岡崎老師的筆記其實涉及到很多朝代，《魏晉南朝北朝通史》已經出版，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整理出版其它朝代的。不過非常遺憾，現在沒有時間。